

吴天明导演的遗作《百鸟朝凤》公映,他未能看到这部电影呈现于院线银幕之上。院线稀少的排片,与“半个电影界支持《百鸟朝凤》”的声调并不匹配,电影因此具备了更为强烈的代入感。唢呐班的焦三爷说了一句话:“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,是吹给自己听的。”《百鸟朝凤》也是,吴天明耗尽他最后力气完成的作品,更像是写给自己的一首挽歌。

故事里唢呐班的接班人,名字叫“天鸣”,与导演的名字发音一模一样,这让人怀疑此片是不是像《天堂电影院》那样,带有导演个人自传的成分,然而经过检索,并未发现吴天明有学习唢呐或者其他乐器的经历。既然如此,那么,可以解读的是,吴天明给自己最后一部电影的男主角取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,意图还是想要通过主人公之口来传递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箴言。

看《百鸟朝凤》的前半部分,描写天鸣少年时学艺的那段时光,很容易让人想到那部奥斯卡获奖电影《爆裂鼓手》:严苛的收徒考验,重此抑彼式的激励方式,苦尽甘来的狂喜……但两部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,《爆裂鼓手》对人性阴暗面是有着极端追求的,但《百鸟朝凤》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骨血相传,是在用一种传统的、融入亲情元素的方式,把艺术一点一点地敲打到继承者的骨血里,让他永生难忘。

《百鸟朝凤》提出了一个矛盾的命题:传统文化中保守、封闭的一面,究竟值不值得赞扬?和武术、戏剧、杂技、手工制作等行业一样,焦三爷的唢呐艺术只能有一位接班人,只有这唯一的一位接班人,才能够有机会学到唢

莫言2012年的获奖仿佛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好运,这两年各种国际文学奖项频频与中国作家擦出火花,先是刘慈欣凭借《三体》在去年荣获第73届“雨果奖”最佳长篇小说奖,今年4月曹文轩又斩获了2016年度的“国际安徒生奖”,另外,苏童、王安忆和阎连科还先后入围国际“布克奖”的长名单,这些无疑都显现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力量。

安徒生奖被称为儿童创作界的诺贝尔奖,此说虽然不无附会,但足见影响之大。我们的话题也于焉而起,在当下的文类秩序中,儿童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,市场前景广阔,然而,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中,它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,对于它的评价似乎也普遍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,因为是为孩子看的,所以对其审美品相的要求就不能像对纯文学一样。但正是这种心照不宣的“降格以求”所培植的创作习气多年来也在暗中伤害着本土的儿童文学,让不少写作者把经营的重心放在了修饰语“儿童”之上,热心炮制各种低龄的矫情故事,拿幼稚当有趣,拿说教当知识,而忽视了对中心语“文学”的用心。不过好在这种现象在渐渐扭转,就像曹文轩此次获奖,作为前述惯性思维的反证,恰恰说明了文学



【观影笔记】

《百鸟朝凤》：写给所有消逝事物的一曲绝唱

□韩浩月

【文学论坛】

曹文轩作品吸引孩子的密码何在

□马兵

性的不可或缺。

博尔赫斯有一句著名的话:“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。孩子们单纯地沉醉在手上的书中,而这正是我赞同的唯一一种阅读方式。”博尔赫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文学应该具有一种孩童式的纯真,对于这种作品的阅读可以让人返回到真正的赤子状态,因此儿童文学

的品质是一种精神性的面向本源的回返或探求。安徒生在童话作家中的卓尔不群即在于此,他对文学的圣徒之心实在是比同期很多严肃作家要庄严得多,但凡读过他作品的读者也该承认,他文字的优美和简洁与人性世界的幽微和深邃构成迷人的辩证,有多么简单就有多么丰富,有多么清浅就有多么深刻,《海的女儿》、《坚定的锡兵》、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皇帝的新装》等给成人的教益和启发是一点不逊色于给孩子们。

曹文轩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一直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家,他的学者身份和写作的跨界性让人很难对他的小说进行简单的分类,正像他自己说的,“我是用了儿童的叙事和儿童的视角在写作,写的是儿童也可以读的作品,但并不是特意儿童而写。在我的作品中,成年人能够感受到美学的境界,而孩子读到的是精彩的故事,被故事感动。我的作品的力量点在于感动,在于悲悯的精神。”可见,其作品吸引读者的密码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自守于儿童的边界,而是在广阔的文学理解中安置儿童故事的属性。在这一点上,曹文轩确实像安徒生的私淑弟子。

另一位贡献了多部儿童文学佳作的作家张炜认为

的消失而惋惜、为传统的泯灭而痛心、为世道的变迁而喟叹……从一位老人的角度出发,这样的解读是成立的,但由一位电影大师的立场出发,《百鸟朝凤》的立意应当更加高远,它是一曲写给过去与未来的世纪哀歌,是写给所有消逝事物的一曲绝唱,它有悲惜之意,但无挽留之情,它拥有“逝者如斯夫”的豁达,痛哭只不过是一种礼物,是一次祭奠。

马丁·斯科塞斯在评价吴天明时这样说:“他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,对自由的信念。实际上,我认为他始终相信这两者是共通的,而我和他有着相同的信念。”斯科塞斯是懂吴天明的,在创作上,他们都是追求自由的,但吴天明追求自由的方式与斯科塞斯不同,他在竭力地试图用最简单的故事,来击中观众的内心,冲击观众的情感,这谈何容易?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太多人,都如同最后一个唢呐班的成员那样,为了生存四处漂泊,去追求新的梦想,在这样的时刻,再把他们叫回村镇,去吹奏一曲悲怆的唢呐,这么做无疑是残忍的。

所以,吴天明为这个故事选择了一个宽容的结尾,《百鸟朝凤》最后吹响,只不过是天鸣吹给坟墓里的焦三爷一个人听的。四处寻找师兄想要为申请“非遗”再集体吹奏一次的天鸣,放弃了让唢呐再短暂辉煌一次的机会。预想中的反转情节(申遗成功、皆大欢喜)没有出现,观众的情绪没有得到纾解,画面最后定格于焦三爷远去的背影身上,留下无尽惆怅……

有了这个结尾,《百鸟朝凤》无愧“大师手笔”这个说法。

“童心”和诗一样,就是文学的核心,儿童文学不能从文学中“独立出来”,它只是“另一种色彩和格调的文学”,或者说是文学的更为杰出的形态。他的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、《少年与海》、《寻找鱼王》很像是对博尔赫斯名言的一次印证,在自然天成的纯净文字里,在孩子般妙趣纷呈的想象中,包蕴着对人性和历史的洞察。张炜之外,一批一线作家近年来都开始尝试儿童文学的创作,比如老先锋马原为儿子写了“跨界的奇幻旅行”童书《湾格花原》,虹影为女儿写了《奥当女孩》和《米米朵拉》,阿来以藏族男孩的视角写了《三只虫草》,等等。不可否认这其中有着市场导向的作用,但是对这些有着宏阔的文学视野和扎实写作功底的参与者们,作为读者的我们当然还是乐观其成。不过,还是要有必要的提醒,就像《夏洛的网》的作者E.B.怀特在回答《巴黎评论》的一次访谈时说的:“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。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、最好奇、最热情、最有观察力、最敏感、最乖觉,是一般说来最容易相处的读者。只要你的写作态度是真实的,是无所畏惧的,是澄澈的,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东西。”“真实”、“无所畏惧”和“澄澈”,三个看似简单的词汇,真落实起来怕是不那么容易。

【有点意思】

热播剧里的书一夜售空的背后

□陈熙涵

伴随着《欢乐颂》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落幕,它在年轻人中引发的讨论却远没有结束,甚至可以说又创造了一种奇观:不仅剧中人物穿的服装品牌,去的餐厅酒吧被一一“扒”了出来变身网红,还意外带热了一批冷门的哲学社科类图书。

近日,不少人的朋友圈先后被两条新闻刷了屏——某出版社称,其出版的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一书突然被卖空了,直接的原因,正是《欢乐颂》里的女高管安迪跟她的男朋友边开车边讨论了这本书;相隔没多久,同一位作者、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·奥尔森的另外两本著作《权力与繁荣》与《国家的兴衰》也被出版社宣布卖空。

出版社方面称,在《欢乐颂》播出后,这几本书每天可以卖掉100多本。由于书籍属于高冷的社会科学类一类,起印量本就不大,如今当当网、亚马逊都已告无货,出版社正在紧急加印中。

很少有一部国产电视剧,为读书这件事花费如此多的笔墨。这是《欢乐颂》有别于其他都市时装剧的成分。《欢乐颂》里的主人公,无论是高管海归,还是医生白领,都爱谈书,动不动谈书,医生甚至会因为富二代女友不读书而嫌弃她,并与之分手。在“知乎”网上,甚至有人求助广大网友,他想搜罗《欢乐颂》里安迪提到的所有书,并把它们全部买回家去读。

一部都市剧,如果让人重拾书本,把花在攀比、发呆、看手机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,进而发现一个自己从未认知的世界,这确实是件好事,也终究有着它的正向意义。只是,我们不禁怀疑,那些艰深的学术书籍一夜脱销,是否会和那些一夜暴红的包包和饭店一样,具有的只是粉丝经济的实质。因为已有剧中人的粉丝说得分明:咱买不起安迪7位数的豪车、6位数的名表、5位数的套装,但至少可以收一本名家的著作,显得咱也是有“品位”的呀!这种关注中,又有多少人关心作者曼瑟尔·奥尔森是谁呢?

曾几何时,网上流传一条著名的略带调侃的法则:如果家里没有书,请不要和这个男人约会。可见,在很多人眼中,这个时代,一个人最好的软装,除了保时捷,还得算上书。只是,这种软装的背后,究竟是书的幸运还是不幸呢?当碎片化阅读被段子、朋友圈谣言和心灵鸡汤填满,我们的确更需要纯粹的阅读来垫高思想的精神维度。然而,到了今天,人们拥有了更便捷的阅读方式和各种高科技阅读器,却猛然发现,当我们在高谈阔论时,更多谈论的不是升职就是升值,书竟然化身成了性价比最高的令人瞬间变“高贵”的商品,成了某种和精英及身份直接挂钩的产品或装饰。当我们只买书不读书时,我们买的是空虚以及跟我们擦肩而过的充实。

(转自文汇报)

关注艺术创作风向,解析热点文化现象,我们需要新鲜的观点、独特的视角、犀利或有趣的文字。投稿邮箱:qlwbquanlan@163.com